

·庆·祝·中·华·人·民·共·和·国·成·立·三·十·周·年·

# 征 文 选 集

·小说散文诗歌专辑·

临安县征文办公室编

# 前 言

我们怀着欢悦的心情，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。

在这喜庆的日子里，当各条战线都献上厚礼的时候，我们编辑了《征文选集》，以此献给亲爱的祖国。

这次征文，分编《小戏选》《小说散文诗歌选》两集出版。在百花园里，它是一束散发着泥土气息的山花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广大的业余爱好者，正举起自己的笔，录下临安人民前进的足音，展露祖国日新月异的风貌，为四个现代化擂战鼓。

我们相信，在时代的春天里，山花定然会越开越烂漫。

临安县国庆三十周年征文办公室

一九七九年十月

# 目 录

---

## 小 说

- 皂角树下..... 华 华 ( 1 )
- 奇特的花圈..... 王连生 ( 12 )
- 管教..... 张越飞 ( 24 )
- 折磨..... 程继荣 ( 31 )
- 金立和他的爸爸..... 陈维良 ( 38 )

## 散 文

- 飞吧，山鹰..... 程小戎 ( 50 )
- 山乡纪行..... 董益人 ( 55 )
- 天目温泉..... 王明达 ( 61 )
- 象鼻山下..... 王天一 ( 65 )
- 翠绿色的梦境..... 王成飞 ( 69 )
- 乌柏赋..... 方 犁 ( 75 )
- 水..... 陈绍康 ( 78 )

## 诗 歌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民歌十首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 80 )      |
| 山林短句·····            | 蔡 涉 ( 83 )  |
| 登狮子口 ( 外一首 ) ·····   | 管竹苗 ( 86 )  |
| 后代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王 列 ( 88 )  |
| 妻子 ( 外一首 ) ·····     | 杨菊三 ( 90 )  |
| 山村诗草·····            | 陈文豪 ( 91 )  |
| 战地重访·····            | 徐 霖 ( 93 )  |
| 归来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葛震亮 ( 95 )  |
| 你是鹰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缪承潮 ( 96 )  |
| 告慰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张圣德 ( 97 )  |
| 杜鹃在歌唱·····           | 葛 敏 ( 98 )  |
| 我爱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管竹达 ( 99 )  |
| 姐 弟 俩·····           | 何新根 ( 100 ) |
| 绿 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华 翔 ( 101 ) |
| 我 愿 ·····            | 月 耕 ( 102 ) |
| 山乡之夜·····            | 东 耳 ( 103 ) |
| 双夏短笛·····            | 杨菊三 ( 104 ) |
| 金凤凰飞进了深山坞·····       | 王连生 ( 105 ) |
| 风在树耳边,悄悄地说·····      | 张 帆 ( 107 ) |
| 比蛋大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过香臣 ( 110 ) |
| 大山深处 ( 散文诗六章 ) ····· | 王 列 ( 112 ) |
| 天目风情 ( 散文诗七章 ) ····· | 华 华 ( 115 ) |
| 三月的春雨 ( 散文诗 ) ·····  | 王连生 ( 119 ) |
| 一束洁白的光 ( 散文诗 ) ····· | 何新根 ( 120 ) |

## 皂角树下

华 华

工交部长卢彬，再一次看看手表，已经快到下班的时间了，他专门等候的人还没有来。于是，他点燃一支香烟，从藤椅上站立起来，在沙发和办公桌之间踱着步子，两道浓眉之间挤成一个疙瘩。

按照通知，今天——三月十五日，是新分配来的副部长武永法最后报到日期。为了迎接他，卢彬改变了原来的工作安排，从前天起就留在机关里等候了。当前正是第一季度末期，各方面工作都很繁忙，繁忙得令人想起解放初百废待兴的年代。地委工业部早已发下通知，要求所有农业机械方面的工厂，都要在第一季度里出一样新产品，作为向四个现代化转移的献礼。上个月，地委分管工业的赵志超副书记特地赶到县里来，以老领导的身分，要卢彬把地方工业办成全专区最先进的县。赵副书记还亲自驱车到北山农机厂鼓干劲，要他们搞出新名堂来。卢彬当时感到很受鼓舞，可是后来觉得压力很重，尤其是现在离规定的期限已经不远了，新产品却迟迟没有出世。为此，他常常忙得顾不上吃饭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坚决地腾出时间来接待新上任的副部长武永法。

三天过去了，武永法没有来。卢彬焦急不安了。要知

道，他不仅是作为一个部长来迎接新上任的助手的。若干年前，武永法是自己的顶头上司，其后他受到了处分，一直在基层劳动，遭遇很惨，而这与自己并不是没有关系的，因而心里感到有些忐忑不安。现在组织上改正了过去对武永法的错误决定，重新分配了他的工作。武永法表示：“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！”于是他又回到工业战线上来了。卢彬听到这一消息时很兴奋，亲自为他安排了房子，想到他多年来受到的委屈，为他拣了一个与自己居住条件相同的有阳台的套间。分手二十余年了，相见时是有很多话要说的。他等呀，等呀，可是进进出出的人中没有他的身影，频繁的电话里也未听到往昔熟悉的爽朗的声音。

夕阳透过西边的玻璃窗，把光线投射到东边的墙壁上，仿佛那里新开了一个窗。四周静悄悄的，只有隔壁房间里滴滴答答的打字声和楼下会计室的算盘声，楼梯口没有从下边走上来的人。卢彬不耐烦了，他手指头夹着香烟，站立到窗口，默默地向外边张望。春天来了，大楼旁围墙边那棵老皂角树枝上伸出了绿叶。围墙外大路的另一头接连城郊公路干线，那里麦田青青，油菜花黄，公路上各种南来北往的车辆，象在狭窄的河道里穿梭的快艇。有一部手扶拖拉机，冒着黑烟，从那里突突突地开过来了……

“莫非他身体不好，老病复发，不能来了？”卢彬这样猜测。因为他知道武永法象许多南下的老同志一样患有胃溃疡、关节炎之类战争时代留下的毛病。但是他马上又作了否定。因为据自己的儿子晓强前一个时期回家来说，他身体结实得象条牛，一顿饭能吃八大两。他仍然是个闲不住的人，还在拖拉机耕作方面搞一个什么改革，当技术攻关小组组长。晓强是他小组里的成员之一，说他为了技术上一些问题

常到北山农机厂去请教，还经常亲自开着拖拉机在附近生产队里搞试验。是的，老武他竟然会开拖拉机了。

不，不是身体原因，根本不是。可能有另外原因。卢彬想起上个星期，在县委召开的部委办负责人会议上，财贸部长说他们系统里有一个落实政策的对象，过去是个领导干部，现在在一个偏僻的山区供销社里当营业员，象被请的诸葛亮一样，说“要么我就不回去，要回去什么都得象过去一样，否则就不算落实政策。”弄得财贸部长很难办。老武会不会象那个同志呢？听说他向县委表示态度时很诚恳，该不会那样。可是等了他三天还没有来，又是什么原因呢？过去他可不是个拖泥带水的人。

一种不愿意想的，但常常又不能不想的思绪，象乱麻似的堵在卢彬的心头。他想，时间过去那么久，莫非他老武对我……

他坐到沙发上，口里吐着烟云。烟云悠然地在室内飘浮，象一缕缕薄纱。很遥远的但是又象是发生在昨天的往事，也在卢彬脑海里飘浮。这已经不止一次了。过去是朦胧的、零星的，现在却非常清楚、集中地呈现在眼前了：

……当年，他俩都在新成立不久的县工交科工作。武永法是科长，卢彬是副科长。老武是南下干部，有一股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，有个对什么事情都直言不讳的个性，因此绰号叫“武大炮”。他认定的事情，再大的困难也要去完成；他看不惯的事情，天王老子也敢反对。卢彬尊敬他，喜欢他。然而有的人并不尽然，说老武好表现自己，有点“傲上”。据说因为这，上边有的人把他当作“烟柴头”，把他从区委书记调到工交科，名义上是叫他负责兴建地方工业，而实际上大家都觉得其中有些奥妙。老武本人从不谈这些

事，他风风火火地工作，仍然是“武大炮”。一九五八年，全县大大小小的各种工厂，象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，工作上一向有条不紊的工交科，一下子繁忙起来。照老武的说法，简直象打淮海战役。天天不是这个区就是那个乡，敲锣打鼓、扛着大红旗前来报喜。有的新工厂还送来了新产品。这些产品不仅新，而且奇。当时的南山乡送来了他们发明创造的两种新产品：一种叫做“无粮糕饼”，一种叫做“无粮美酒”，都用红纸包封送到县委。县委分管工业的赵志超副书记喜出望外，立即带这些“宝贝”去专区报喜。可是武永法直摇头，“除非他们会变戏法！”他说，“不见黄河心不死。我要去看看到底是怎么把这个玩意儿造出来的！”他骑上自行车到南山乡去了。没有几天，专区报纸上很快就登出了这个县白手起家，大办地方工业的新闻。新闻中还特别列举了“无粮糕饼”和“无粮美酒”，并配上了样品照片。卢彬接到报纸就打电话告诉在南山乡的武永法。老武听后回答了两个字：吹牛！事情还不仅如此，紧接着赵副书记从专区打来了电话，说各县分管工业的领导干部要求参观取经，叫工交科立即做好隆重热烈的接待准备。在科里值班的卢彬，又打电话到南山乡去找老武，把赵副书记的指示告诉他。老武真是个大炮，在电话里大声嚷嚷：“什么‘无粮糕饼’，无非是谷糠碾细拌红糖，煮熟后用模子压成糕饼形，再涂涂色彩。‘无粮美酒’更是荒唐，是曲药、酒精加溪水煮熟，全是骗人的玩意！”武永法在电话里叫卢彬转告赵副书记：“要么不要来，要来就有什么看什么，不搞形式主义。”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赵副书记带领的汽车已经开来了。在县里的卢彬作了盛情接待。赵副书记不见武永法在场，已经露出三分火气。接着汽车开到了南山乡，去参观“无粮糕饼”与



“无粮美酒”。那里冷冷清清，连一张欢迎的标语都没有。工厂一个设在一家过去的小业主糕饼作坊里；另一个是在一个酒匠师傅家里。老武正在召集他们开会端正办工业思想，也没有敲锣打鼓出外迎接。赵副书记当时的尴尬和气怒是可想而知的，红朴朴的脸变成了猪肝色。

事后，赵副书记找卢彬谈话了。他详细地询问：这次兄弟县来参观取经，是不是事先通知了武永法？武永法当时是个什么态度？接着又和蔼可亲的问他，老武是不是对县委或者对他本人有什么意见？有哪些意见？要他谈谈，以便以后改进。那个时候卢彬还年轻，他把县委每一个领导都当作党的化身，出于下级对上级的忠诚，他把武永法平时讲过的一些工作的意见，如实地向赵副书记反映了。有些意见卢彬是有同感的，因此他想借机反映以引起领导重视。末了，赵副书记要他把这些意见写成书面材料，卢彬照办了。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他提供的材料，竟成了对武永法处理的主要依据，使武永法后来处于那样的境地。

对武永法的处理是突然的。那一天，赵副书记夹着个黑皮包，亲自跑来叫卢彬通知召开工交系统的职工大会。在会前半个小时，才对他说，现在是整风反右补课，武永法一贯反对党的领导，对抗县委，污蔑党报，搞独立王国，县委决定对他严肃处理。大会叫卢彬主持。大会开始后，赵志超代表县委列举了武永法种种严重错误，其中就包括参观南山乡的始末。最后宣布了处理决定：开除党籍，戴上右派分子帽子，下放基层监督劳动。这时卢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呆若木鸡地坐在台上，对着鸦雀无声的会场，竟忘记宣布大会已经结束……

但是这是事实。武永法带着比他南下时大不了多少的背

包，下放到南山乡铁器社里去了。卢彬永远不会忘记，在那皂角树下逐渐远去的身影。

从那以后，他们虽然同在一个县里，却从未见过面，更没有交谈过。这期间，卢彬曾经不止一次因公到南山那边去过，每次去，他就忆起老武的身影，心里混杂着遗憾、惋惜和内疚。他从侧面打听到老武干过各种繁杂的差事：打铁，挑煤，抬木头，锯板，进山背毛竹；卖过饭票，做过仓库保管员，到文化大革命前，他竟然成为熟练的钳工师傅了。听说他上诉过，也听说因为这他又被斗过一次。但是他默默地顽强地熬过了那些动荡的岁月。

世界上的事常常颠三倒四。文化大革命期间，接替武永法职务的卢彬被游斗了，他被揪到了南山农机厂，就是老武所在的那个工厂。他挂着牌子站在台上，偷偷瞥见在黑压压的人群后边，武永法正悠闲地背靠在一棵树上抽香烟。这使他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想法：要是你老武仍在做过去的工作，这挨厂游斗就轮不到我而是你了。事后了解到，工人们说老武是“死老虎”，犯不着再批斗，而实际上是他被保护起来了。这使卢彬羡慕和嫉妒：他老武早走了几年，虽然熬过苦难但学会了技术，我被打倒后一无所长，再学点什么谋生之技，年岁已经不饶人了……

“尽想这些干什么呢？”卢彬自言自语：“武永法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不是也不可能是决定他多年来不幸命运的主要因素，那是县委副书记，也就是现在的地委副书记赵志超干的。可是谁又知道老武对过去的事是怎么个看法？他没有按期来报到，会不会因为是职务上的安排欠妥，抑或与自己共事有什么看法？……”

想到这儿，卢彬看看表，已经到了下班时间。于是他掐

灭了香烟蒂头，伸手拎起了皮包。正在这时，楼下传来了高声喊叫：

“爸爸，爸爸，你在楼上吗？”

这是他儿子晓强的声音，声音里带着兴奋，好象要急于报告什么喜事。卢彬探身到窗台上向下望去，只见从大门口开进来一部手扶拖拉机，正在院子里掉头。晓强刚从拖拉机上跳下来，仰头向楼上喊着、挥着手，好象早就知道他爸爸在楼上办公室里。喊了两声，他又去和拖拉机手说些什么，同时用手指指楼上。拖拉机手不是常见的戴茶色眼镜的小青年，而是一个穿着粗布工作服的微微有些驼背的上了年纪的人。随着晓强的手势，他也抬起头来向楼上看。“哎呀，是他！”卢彬认出了这正是他要等待的人，立即“砰”地一声关上办公室的门，从楼上快步走下去。

他俩在楼梯口相遇了。武永法走上一步伸出手，说：

“老卢，我来向你报到。”

卢彬紧紧握住他的手，显得有些感情冲动，“老武啊，可把你盼来了。你身体好吗？”

武永法后退一步，挺有精神地让对方打量，“你看我怎么样？”

卢彬认真地从头到脚把他打量了一番。老武已经年过半百了，头发里象撒了一把面粉，白花花的脸上皱纹又深又多，可是他今天刮了胡子，容光焕发，仍然流露出当年的那股英气，比原来想象的要年轻壮实得多。

“行李带来了吗？”卢彬关切地问道。

“在拖拉机上。”老武边说边朝拖拉机走去，“本来上午就来了，我们几个人搞了个新玩意，南山公社叫来了各大队拖拉机手，说是要看看，因此来晚了。”

晓强插嘴了：“爸爸，老武师傅说，他一定要把‘耕耙器’改革好再来报到。为了这，武师傅带领我们装了又拆，拆了又装，少说也有一百次。前天夜里终于装好了，昨天试了一天，效果可好了。今天南山公社拖牢师傅开现场会，不放他走。他们说，这东西省工省料，装上之后，一部拖拉机能当两部用……”

机关里下班的人原先都站在楼梯口，现在都跟着围拢来了。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微微驼背，衣裤上溅满泥点的老头，过去是创建本县工业的元老，看他土头土脑，讲话喉咙梆响，指指点点的样子，还以为是为某件产品的质量来找部长打官司的农民。

卢彬象有一股热风吹进了自己的胸膛。他竟忘记了向大家介绍老武的身份，几分钟前他还在胡思乱想，没想到老武实际上早已着手工作了，而且干的是最实际最紧迫的事：为农业机械化服务。这是地委工业部发出通知后，全县十几个农机厂第一个上报来的成果。他兴奋中带着感激，想说些赞扬的话，又觉得欠妥，找不出恰当的词儿。他亲热地抓住武永法的胳膊，象对一个出长差刚回来的人似的，说：

“快到我家歇歇，洗洗，看你满身都是泥。”

武永法指指地上的“耕耙器”：“这玩意呢？”

“明天叫农机局来人，要尽快推广，赶在春耕大忙之前。现在都下班了，找不到人了。——晓强！”

正在眉飞色舞地向机关叔叔阿姨详细讲述改革经过的晓强，听到爸爸的叫唤，象军人般回答：“有！”

“你老武伯伯在我们家吃晚饭，你快到街上去买瓶酒来。要二锅头。”

“是！”

这是卢彬的临时动议，但也是真挚的邀请。连武永法也感觉到了，他欣然地笑笑，并不推辞。

卢彬关照人管好拖拉机，又向正推着自行车准备回家的女会计要来了老武的房门钥匙，然后便领着他向后院宿舍区走去。

武永法二十多年没有到这里来了，这里以及四周的变化使他惊讶。过去一排低矮的平房，现在都建成了必须仰头看的高楼大厦；过去他居住过的老式庙堂般的小屋，现在不见了，代之而起的是一排四层高、家家有阳台的新楼。只有那株古老的皂角树，虽然经历了二十多个寒暑，却无半点衰老，依然向天空中伸着刚劲的枝丫。

这时街路上传来了热烈的锣鼓声。锣鼓声由远而近，一直敲打到工交部大门口。只见一部插满红旗的货车开进院子，是来报喜的。他俩便回转身迎了上去，已经下班走出大门的人们也都折转回来，围住报喜车。一个面孔长长的中年人从驾驶室里跳了下来，他一挥手，锣鼓声便戛然停住，从车上立即放下来一部披着红绸子的插秧机。接着他把一筒红纸刷地抖开，开始高声地向工交部部长朗读喜报内容，那文字是十分激昂的，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，在地委赵副书记亲自关怀下，他们北山农机厂，日夜奋战，克服了种种困难，终于提前半个月研制成了向四个现代化献礼的新产品。末了，他又拿出一个文件袋般大小的红色信封，请卢彬转交给地委赵志超副书记，因为他上个月来厂时曾关照过，产品成功后要直接向他报喜。

于是大家热烈鼓掌。卢彬又以部长身份对他们进行一番赞扬和鼓励。之后又是一阵鼓掌，只有武永法例外，在这整个过程中，他都站在一边，双手背在身后，微微皱着眉尖，

仿佛在观看令人乏味的街头卖艺场面。

开始，卢彬想让武永法代表部领导接受喜报。他已经到任了，应该在大家面前亮亮相。武永法拒绝了，不是谦虚地推让，而是冷漠地摇摇头。这使他心里起了疑云：莫非刚才提到了赵志超副书记，他因对往事耿耿于怀而不高兴？

“北山农机厂搞得不错！”送走报喜车，卢彬拿着那个文件袋般大的红色信封，兴奋地说。

“老卢，你到那里去过吗？”老武冷冷地问。

“上个月去过。”

“你可知道这部插秧机的来历？”

卢彬睁大眼睛望着他：“怎么？”

武永法讲他所了解到的情况：为了改装耕耙器，前几天他还到北山农机厂去过，他知道那里的内情。早几年，这个厂确实试制过单人手扶插秧机。但因为是铁木结构，容易变形，早已报废了；今年又重新从仓库角落里拿出来研究，但仍然没有解决变形的问题。于是他们动了脑筋，从外省买来了同样规格型号的两部插秧机，涂涂油漆，换上厂标；一部送来县里，一部留在厂里做样品。送到县里来的目的，是想要赵副书记批些钢材，得一笔奖金。这是一个不满意这样做法的老工人告诉武永法的。老武曾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弄虚作假，但一个外厂来求帮忙的钳工师傅，一个被专政过的对象，说话是不会被人理睬的……。

“老卢，我建议你制止这种胡来行为！”老武直接了当地说。

“这是……是地委赵副书记亲自要他们的新产品啊！”卢彬看看手里拿着的那个特大红色信袋，有点为难。

“我知道，全知道，”武永法这么说，显然他是经过慎

重考虑的。“我想我们都是共产党员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实事求是……”

卢彬语塞了。他陡然想起二十多年前，南山乡新产品报喜的事。眼前的情景和当时是那么相似。他脸上发热了，仿佛有个反光镜在照射他，使他不敢直视老武坚毅的双眼。突然，卢彬把那个大红信袋胡乱地卷成一个纸筒，随便地插进衣裤口袋里，腾出手来放到老武肩背上，倍加亲热地拉着他从皂角树下向自己家门走去。

那皂角树被晚霞照得象个大火炬。

## 奇特的花圈

王 连 生

半夜了，除了偶然传来几声狗吠，嘈乱了一天的县城，此刻象死一般地寂静。

黑沉沉的夜幕中，林业局大楼左边的一间破旧的平房里，却渗出一丝光亮来。

屋内，昏暗的灯光下陆隼一动不动地倚靠在一只旧藤椅上。她那清秀的脸显得异常地憔悴，目光失神呆板，脸上肌肉不时地抽搐着，这是陷入极端悲痛的人特有的神态。

今天一早，她正准备吃饭，突然一辆卡车闯入她任教的乡村小学，不容分辩，一伙人把她拽上车就往县城开去。车子直开到林业局大楼前才停住。她被带进一间密室。里面聚集着一帮人，脸上都带着一付古怪的表情。一个“斗鸡眼”的头头把一迭纸往桌上一摔，冷冷一笑，说：“你丈夫昨天晚上畏罪自杀了！”

如顶头劈雷，她觉得眼前一黑，顿时晕倒在地上。

那帮人手忙脚乱地把她弄醒，安置在一张椅子上，开始跟她“谈话”了。

“斗鸡眼”先念了有关“自杀事件”的材料，然后要她证明：她的丈夫，林业局长熊达前些日子曾有过畏罪自杀的



意图。最后，斗鸡眼语气婉然，很富于同情心地说：“当然，事情发生对你来说是不幸的。不过，只要你跟反革命的丈夫划清界线，为我们提供旁证材料，宣布脱离夫妻关系。那么，一切都将与你无关，也不会影响你今后的工作……”

她却什么表示也没有。脸色忽而苍白，忽而转青。一对眸子死盯着“斗鸡眼”，透出绝望恐惧的神色。咀唇嚅囁着，却始终没发出一个音来。

“斗鸡眼”害怕起来，与几个人咬了一阵耳朵，急忙使人把她架出了密室，扔进她的家里……

一阵寒风透过破门窗，侵入衣着单薄的身子，使她浑身上下不由地哆嗦起来。迷浊昏乱的脑子也渐渐地清醒了。

呵，这是在家里，这个家，还是过去那样子，简朴、整齐。只是少了他，而他，却再也不会到这个屋子里来了！

她无神地扫视着这个小小的房间。啊！那不是他吗？！他来了，就在前面，带着微笑注视着自己。她猛地惊起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墙上他的一张照片。

他，四方脸，浓黑的眉宇间透出一股英气。微微眯起的眼睛和略略张开的咀带着他常有的那种笑容。

她长久地凝视着，照片上的他也微笑着看着她。他的咀仿佛一动一张地在说：“看你又哭了，不必担心，不要怕，不能让那帮东西看咱们的笑话！”

奇怪，今天，她这个原先爱哭的人竟没哭过，甚至也没流泪。她总觉得一切都是做梦，是一种梦幻的错觉，所有的都是假的，是一场虚惊。他，根本就没有死去。是啊，他怎么会死呢？他身体可好啦。三年前，他还单身独力打死过一只八十多斤重的豹子。他向来是个乐天派。过去不管工作上遇到多大困难，他总是乐呵呵的。就是在被“打倒”后，长